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总主编◎王国辰

张子和

主编◎徐江雁 许振国

全医学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总主编◎王国辰

张子和

主编◎徐江雁 许振国

医学全书



『十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52
XJ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子和医学全书/徐江雁等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6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ISBN 7-80156-860-5

I. 张... II. 徐... III. 中国医药学-中国-金代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8926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644057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41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56-860-5 册数 3000

*

定价: 32.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编委会

审定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继兴 史常永 李今庸 李经纬

严世芸 余瀛鳌 张灿理 鲁兆麟

总 主 编 王国辰

副 总 主 编 傅 芳 张年顺 吴少楨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淑珍 王道瑞 王象礼 田思胜

刘景超 乔海法 许敬生 李志庸

芮立新 宋乃光 张印生 张国骏

张登本 林慧光 郑洪新 徐江雁

盛维忠 盛增秀 韩学杰 曾令真

樊正伦

学 术 秘 书 芮立新

张子和医学全书编委会



主 编 徐江雁 许振国
副主编 闫志安 耿 良 程传欣
编 委 杨建宇 刘读文 侯全运
李 丹 刘文礼 付中学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是集唐宋金元4个朝代22位著名医学家医学著作而成的丛书。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展迅猛,中医学也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在继承古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学术争鸣,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使中医学特别是在方剂学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金元时期是继承与发扬中医学的最佳时期,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空前学术繁荣景象。学术的争鸣,学派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的迅猛发展。一是伤寒学派: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创制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六经辨证的规律,更重视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朱肱重视经络的作用,著《南阳活人书》,称曰:“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其又重视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同时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庞安时曾著《伤寒总病论》,强调冬伤于寒杀厉之气,即发病为伤寒,春发为温病,夏发为暑病,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高低南北、气候季节等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许叔微对《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成无己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注释以经释论,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综上诸家对伤寒学的研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寒凉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强调“六气皆能化火”,治病善用寒凉,促进了病机学说的发展,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医方精要宣明论》《三消论》等,为攻邪派及养阴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补土学派:是以李东垣为代表,师承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专注脾胃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提出了升阳泻火、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名方;其弟子王好古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阴证学说,罗天益又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并重视三焦分治。这都丰富了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推动了脏腑病机、辨证治疗的发展。四是攻邪学派:以张子和为代

表,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治病以攻击病邪为首任,提出了汗、吐、下三法,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五是滋阴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其“相火论”成为后来温补学派诸家论命门之火的理论依据。

方剂学在唐宋金元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官修民著纷纷面世,是方剂学发展史上内容最为丰富,观点最为新颖,理论最为系统的时期。尤其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巨著——《备急千金要方》凡三十卷,计 233 门,收载方剂约 5300 首,广泛搜集和保存了前代医家的大量方剂及当时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有效良方;而其后的《千金翼方》中又有不少补充,使许多名方得以流传后世。宋代林亿赞之为:“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还有唐代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凡四十卷,计 1104 门,其资料丰富,条理分明,方法严谨,体例统一,对所引用理论,以及 6000 余首医方等都一一注明原始出处和来源等,并注明校勘正误,唐以前医方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者甚多。宋代则出现了国家官修的大型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全书为一百卷,1670 门,收方 16834 首,为现存的第一部国家官修的方书。还有《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时这一时期医家方书辈出,有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方 1500 余首,按“三因”和病证归类,强调了审证求因而施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化裁和创制了许多治疗小儿疾病的新方。严用和强调不能概以古方治今病,结合自己 30 余年的临床经验将古人有效方剂总结而著成《济生方》《济生续方》,载方 450 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选方 300 余首。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更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如刘完素创制具寒凉派特色的代表方剂桂苓甘露饮、益元散等;张子和创制的具有攻下特点的代表方剂三圣散、禹功散等;李东垣创制的具有补土派特点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朱丹溪创制的具有滋阴派特色的代表方剂大补阴丸、虎潜丸等,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总之,这一时期的方书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妇科学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把妇产一门列入卷首,并强调妇科必须另立一科的必要性,其曰:“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所以别立方也。”并以 540 余首方药对求子、妊娠、产难、胞衣不出、月经、带下、杂病等证候予以治疗。同时对难产、产后护理也作了精辟论述。宋代产科已发展为在太医局设置的九科中的独立专科,同时妇产科专著不断面世,尤其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为当时妇产科的代表作。全书分 8 门,总 260 余论,

系统论述了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等病证的病因与治疗。对妇产科的发展影响颇大。金元四大家对妇产科各有独到之处,如刘河间对女子“不月”之治疗,提出“先泻心火,血自下也”。其还十分重视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并强调肾、肝、脾三脏的作用,对当今研究女性青春、育龄、更年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子和对妇人精血不足,认为“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偏盛而成夭阏”。李东垣治妇科经、带疾病,以补脾益气、升阳摄血、升阳除湿等法,收效卓著。朱丹溪对妇科病强调“滋阴降火”,反对滥用辛热,对胎前病提出“清热养血”法,以黄芩、白术为安胎圣药,至今对临床仍具有指导意义。

儿科学的独立发展,始于晋唐而盛于宋。唐宋时期儿科已为独立之科,称为少小科或小方脉科。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儿科用方 320 首,并强调胎教、胎养。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小儿诸疾”专卷,分 86 门,着重论述了小儿初生调护、喂养、保育以及惊悸、夜啼、中风、咳嗽、天行、伤寒等,载方 400 首。宋时专著日益增多,特别是北宋儿科专家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明析儿科生理病理特点,发展了儿科诊断方法,确立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南宋刘昉的《幼幼新书》是现存的宋代儿科巨著,全书 40 卷,包括病源形色、禀受诸病、惊风急慢、斑疹麻痘以及眼目耳鼻、口唇、齿诸条,对痈疽、外伤尤为重视。金元四大家对儿科亦有不同创见,丰富了儿科内容。

外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有多家专著或方论,但主要是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强调外疡的整体疗法,创托里排脓诸方至今仍为医家所宗。及朱丹溪的《外科精要发挥》,特别是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有关外科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关正骨的篇章,可谓当代比较成熟的创伤外科学。

骨伤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唐·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特别是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其在《正骨兼金镞》里,充分反映了元代骨伤科的治疗水平,其对治疗损伤骨关节,要用草乌散使之“麻倒不识痛,或用刀割开,或用剪剪去骨锋者,以手整顿骨节归原……或用凿凿开取出,后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并强调“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若其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在骨折的诊断技术和闭合复位手法上,其对关节脱臼的复位方面,除一般关节复位外,特别对髋关节脱臼创造性地提出了悬吊复位法。其最为突出的贡献为脊柱骨折悬吊复位法,这一创见在世界骨伤科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一时期,其他临床各科也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养生学方面,有很多论述,尤其是孙思邈,不但在其著作中有很多有关养生的论述及养生方法,而且自己就活到了百岁以上。

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昌盛时期,是中医药学派创立的关键时期,为后世中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后人了解唐宋金元名医的成长过程,以及各位医家的学术思想,特编撰了《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全书共收录了 22 位医家,集成 20 册医学全书(钱乙、刘昉两位医家为一册,庞安时、朱肱两位医家为一册),其中唐代 3 位医家,两宋时期 9 位医家,金元时期 10 位医家。收录原则:收入医家的全部存世著作;对该医家有争议的著作,当考镜源流,分辨正伪,尽量做到正本清源;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对其弟子收集其遗论整理而成又确能反映其学术思想的亦可收入。

本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规划图书之一,在编写和论证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振吉副局长、洪净副司长,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余瀛鳌教授、李经纬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由于作者较多,工程量较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编委会

校注说明



本书为“金元四大家”中以“攻下”著称的张子和编撰的医书合集，主要包括《儒门事亲》和《张子和心镜别集》。据考证，其中《儒门事亲》初刊于1262年，而《张子和心镜别集》则初见于《河间六书》。

《儒门事亲》为金代名医张子和编撰的一部著名方书，亦是张氏传世的代表著作。张氏“精通医，贯穿《难》《素》之学”，“阐发千载之秘”。重视实践，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书《儒门事亲》中集中体现了张氏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医疗经验，“有说有辨，有记有解，有诚有笺，有论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述，有衍有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收入文章30篇，病案250例，其内容包括内、外、妇儿、针灸、骨伤、五官等各科，取“儒者明理事亲当知医”，“且以能适者为人子事”之意而命名。《儒门事亲》自梓行后，业医者得之“如获宝璐”（邵重刊《儒门事亲》序）。“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标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也，此称二绝，尤为难得也。”（张颐斋《儒门事亲》序）。为使这部佳作广泛流传，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对它进行校注整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工作。现将有关校注事宜说明如下：

一、《儒门事亲》以元至正五年初刻本为底本，以《医方类聚》江户学训堂本（简称“江本”）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简称“库本”）为主校本；所用的参校本有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所收录的《儒门事亲》（199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简称成本）、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存的《豫医双璧》所录《儒门事亲》（简称璧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儒门事亲》、1983年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儒门事亲校注》等。

二、在校勘整理中，根据陈垣先生首倡的四校法，以对校为主，本校、他校、理校并用。兼顾了四校合参之法。

1. 以底本为主，对校本择善而从。若底本有明显的脱、讹、衍、倒等错误，则加以改正，一律出校记说明。

2. 底本与校本文字不同，据文义若疑底本有误，则原文不动，出校记存疑。

3. 底本与校本文字不同，但二者义皆可通，校本有参考价值者，则原文不动，在校记中说明互异之处，提出可参或提示何说义胜。



4. 底本与校本文字不同，若底本正确，校本有误者，一般不出校记；必要时则加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时进行比较，辨明是非。

5. 方剂中有部分药缺剂量，为便于读者使用，尽量以校本配补，补后出校记说明。实在无以配补者，则在注文中以“原本缺剂量”说明。

三、本校注只对文中个别疑难字词简略注释，一般不出书证，更不做详细考证。

四、本书用简体字横排，以便阅读。对有关字做以下处理：

1. 原书处方中的方位词“右”和“左”，分别改为“上”和“下”，但行文中的“右”、“左”仍予保留。

2. 对通假字作注，一般用“通某”字样；对古今字作注，一般用“同某”字样；异体字改成正规简化字，一般不再出校记，必要时也用“同某”字样作注。

另外，《张子和心镜别集》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江阴朱氏校刊本）为蓝本，对照《豫医双璧》做了对校。

本次校注，由于时间紧迫，加之学识所限，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校者

2006年2月

总 目 录

儒门事亲·····	(1)
张子和心镜别集·····	(185)
张子和医学学术思想研究·····	(189)
附：张子和医学研究论文题录·····	(227)



儒
門
事
親

儒门事亲序



医之为道尚矣！自《本草》《灵》《素》之书作，而传之者代不乏人。和、缓以降，若越人，若淳于，若张，若华，皆明其理，神其术，而能济众于夭阏者也，然其著书垂世，为医流之指南者，独长沙公而已。尔后百论千方，纷然杂出，览之者但若可采用之，则莫适所从，求其洞达是理而□□^①夫至要者，殆若晨星。然近世惟河间刘守真深得长沙遗意，故能以斯道鸣乎大定、明昌。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专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秘，辨实于虚，识燠于寒，以致阴阳之所以造化，运气之所以胜复，风土之异宜，形神之殊禀，无一不究其极。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斯世矣。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从麻徵君知幾、常公仲明辈，日游濂上，相共讲明奥义，辨析至理，深悼传习之弊，力矫而正诸，遂以平日所著论议及尝试之效，辑为一卷，命曰《儒门事亲》，其意以谓非吾儒不能明辨而是正之，以传于天下后世也。是□之成，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以文，则徵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徵君之文；非徵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二绝，而尤为难得欤！惜其真本为徵君藏于名山中，不可复见，今之板行者，尚为错乱疑阙，殆传者之过也。呜呼！术业如子和，不得居中以司天下之命，而跻之寿域，徒使之卒□□□其书又□殊博雅君子手，而传之者或失其真，又不能无遗恨，此予所以屡叹而深惜之。异时有好事，购得真本，重刊而行之，俾学者获睹完□，以惠天下后世，则子和为不死矣。

岁在单阏阳月晦日，颐斋引

① □□：原文缺字。下方框亦同。



重刊《儒门事亲》序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著。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书名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母在堂，逾七望八，湑^①髓既具，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其来诸家著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校订侵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序

《儒门事亲》后序



医道之大尚矣，其上医国，其下医人，而身之所系，抑岂小哉！观抱朴子之《金匱》、《肘后》，其用心亦以精矣，功亦溥矣，久大^①矣。邵君柏崖，以玉牒之亲存，以于天下后世，乃以是书命愚机^②之，寿诸梓以广其传，功岂在抱朴子下哉！愚不学，恐成后人之诮，幸柏崖之去，然日夜是惧，不敢语尽以力。至于析微剖奥，剔谬辨非，尚俟后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孟冬朔日钱唐者相闻忠机^③于南園陋室中

（此处为《儒门事亲》后序正文，因文字密集且为小字，主要内容为作者钱唐者相闻忠机对《儒门事亲》一书的评述及作序缘由，涉及抱朴子、邵君柏崖等人物，以及医学之重要性等论述。）

① 大：此“大”字疑衍。

② 机：江本、成本为“校”。

③ 机：此字当为“校”。